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我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喝了很多酒，我喝得醉醺醺，以至于走进家门时绊了一跤。这让那来着中美洲的女仆伊莎贝拉·加西亚感到很惊讶，她向我问道：“费恩利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没事，”然后补充道：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伊莎贝拉微笑着，慢悠悠地继续她的打扫。我很欣赏那个女孩，我也知道她很喜欢为我工作，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像那些富二代那样蔑视女仆。

) l4 s6 M$ a6 L' I7 t

那些富二代大多自认为他们比许多人要高贵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我常常觉得他们自命不凡和傲慢的行为是很不礼貌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忍受着他们，因为我的家人总是告诉我要多与他们打交道。

8 P& J  \_2 U& h+ |' W' W

和富二代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量的财富。然而，我没有继承到他们对体力劳动者的蔑视。

\* b3 k% N/ p9 \_7 O  `2 M' b+ |5 }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对体力劳动者的态度仍然有点高高在上，但我对那些真正依靠双手劳动的人抱有一定的敬意。但更多的人似乎抱有目的接近我，不仅仅是邀请我去看网球比赛或打高尔夫球.那些身着正装的业务员劝说我投资一家公司来让我的财富增殖，这家公司核心技术将再迎突破。

我很羡慕体力劳动者简单的生活，干活就有钱，不用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，不用阿谀奉承。毕竟为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，没时间去矫情，只有负重前行。

% E2 S$ z9 P# j

但我那些富二代的朋友并不认同我，他们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鄙视女仆，但我和家中的女仆很亲近。

0 q/ m, Z5 {& ~& F6 ^

其实是西尔维娜一手抚养我长大的，我的父亲是行政主管，他不需要做什么有意义的工作，而我的母亲则忙着与社交名媛们打交道。

我那来自西班牙的母亲比那些无聊的社交名媛们显得有些与众不同，母亲的身高比她们高。在嫁给我父亲并作为他的花瓶妻子来到美国之前，她曾是一名职业模特。虽然我母亲的家庭很富裕，但我父亲的家庭富裕得多，这让我母亲放弃工作。

社交圈里的其他贵妇其实瞧不起我的母亲，因为她不是正统的美国人，但她们的丈夫却在奉承她。但由于我父亲的财富，她得到了容忍。

2 e: Y  Z- W! z, P! z! {7 R

这也是我想逃离新英格兰州的主要原因。我想离开父母开始新的生活，但金钱的诱惑把我拉回现实，我很快意识到，娇生惯养的家庭教育已经让我不适合应对残酷的现实世界。

我扮演着乖儿子的角色，和我爸爸一样，做着一份默默无闻的工作。我去参加社交派对，有很多女孩对我着迷，尽管我看起来和其他男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我很有钱。

我一直是派对上的焦点，因为我奢靡的生活作风，经常性的豪掷千金，这像是把鱼扔给包围着我和鼓掌的海豹，似乎我的每一次出手都擦亮女人的眼睛，这使我能够和社交圈里许多漂亮的富家女上床。

5 K, D4 T' l8 s1 z6 `$ L1 ^

我的一些富二代朋友觉得，花言巧语称赞一个女孩，几乎是在自贬身份，然而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。

我的富二代朋友和我睡过的富家女不知道的是，我花了那么多精力去讨好她们，但我并没有真正想娶她们，我和她们在一起只是逢场作戏。

, N) x" I% `8 \_4 H1 }

我对西尔维娜这样的女人有着特别的感情。在我成年后，我的身边有过很多的女仆，我和她们都睡过。我渴望得到她们的爱情，但往往由于我的财富地位，才得到她们的认可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父母先后去世。我的一个女朋友/女仆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就离开我的身边，因为她意识到尽管我的父母已经去世，但我仍然无法公开我们的关系，也无法停止我拈花惹草的习性。

她离开的时候我有点伤心，但生活还在继续，我再雇了一个女仆。伊莎贝拉很完美。她很喜欢为我工作，而且她的家政技能是一流的。

尽管我对伊莎贝拉一见钟情，但我觉得像其他女孩一样引诱她是很残忍的。我对她很友好，我决定不碰她。

0 E$ z) p\* E; A/ y7 i

我发现这比我想象的要难，因为我经常发现自己在向她抛媚眼。尽管她的肤色、头发都比我社交圈的上流名媛要黑，性格也很粗犷，但她是却我生命中对我最具吸引力的女孩。

伊莎贝拉在任何方面都很普通，她的身高不到5英尺，是一个瘦小的女人，幸运的是她有一张可爱多于美丽的脸。我遇到过很多有着大长腿的漂亮女孩，她们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向我求欢，但我还是觉得伊莎贝拉更有吸引力，因为她穿着女仆制服和平底鞋在打扫我的家。

最后，我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，伊莎贝拉在家里忙碌着。我眨了眨因酒精而困乏的眼睛，叫她给我倒杯水。

# u" }/ Z$ i% D4 y" ?: f! A

伊莎贝拉向我打招呼，端着杯子走了过来。她递给我杯子，我微笑着谢了她，喝了一口水。

伊莎贝拉摇了摇头，然后准备转身走开。当她这样做的时候，迷醉的大脑没有阻止我温柔地抚摸着她的手臂，然而她的手比我的粗糙得多。

伊莎贝拉俯视着我那充满情欲的眼睛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我无法逃避对她的迷恋，我肯定伊莎贝拉一直都知道这件事，但她似乎很惊讶看到我终于采取行动。

我站起来，靠近她。伊莎贝拉回吻了我，接受我的求爱，她可能认为这可能是她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。没过多久我就抱着她上了楼。

6 A' ^& y2 d, |, I8 c( Y

我们走进主卧室，这里她已经打扫了无数次。我把她放在床上，我们爬进被窝里开始做爱。

\* z4 E5 F( G% Q) h

性爱结束后，一种熟悉的羞耻感涌上心头，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。我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为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情。

“怎么了?”她把头靠在我胸前时，我问道。

“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有钱人怎么会看上我，”她回答。

“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多闪光点，这是我喜欢的。”

& H$ M. s1 m$ t8 I2 \_' G. G

“这说不通。”

0 o0 v" |# U9 D\* T

“为什么不是我提问呢?”我问，尽管我知道她是对的。

“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阶层。”

“男欢女爱，仅此而已，”我反驳道，只是醉得想不出更好的回答。

0 N2 `1 r, e, N/ p

“这不是全部原因。”

“那还有什么呢?”我问。

我可以看到出她努力地没有强调那如同鸿沟的阶层差异，我在含蓄地地避开它的存在。

$ k  w0 g( J6 w0 N& a

“像你这样的男人连看都不看我这样的女孩，”伊莎贝拉最后回答。

5 F6 C  s6 y# j3 G$ k: i" V

“像我这样的男人……我想这表明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，”我边说边把她拉近。

她依偎着我，她还没有回应我的话。短暂的沉默之后，她问道:“你曾经和女仆如此随意地聊天吗?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“我是在女仆身边长大的，那是一个叫西尔维娜的好女人。她也是我母亲的女仆，见证着我的成长。”

伊莎贝拉看了我一眼，基本上是在说，‘好吧，这解释了很多。’

3 Y, q6 u" L6 N: o! o. f3 S\* T; M

我对她微微一笑，抚摸着她的身体说:“我很怀念西尔维娜，她那么可爱，而且……”

" y! O/ T& }- K$ [" D8 K& p  {- ?

伊莎贝拉吻我的脸颊，打断我对这位我最尊敬的女人的追忆。

: J& c, x& q- V/ i# Z# Q

伊莎贝拉看着我的眼睛问道:“那么她现在在哪里?”

$ }0 W7 v- ~0 Q$ `4 b! o3 u% @& d

“她走了。”

- G- C8 O+ r8 h8 c( {

“她回家了?”

“没有。她在许多年前的一次事故中去世。”我回答。

/ y0 J% Z: k8 A; I9 B

“听到这个我很难过，”她说。

) T0 f& |" k! v& B  k

“你没有人改变过去，”我严肃地回答。我一直无法从失去她的阴影中走出来。这件事至今仍困扰着我，我相信伊莎贝拉能从我的语气中看出。

“你把她的事告诉过别人吗?”

- Y+ q9 ^/ ?\* `# V4 Q% L/ H% i

“我想我妈妈知道我有多喜欢西尔维娜，但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。”

' x, t  J4 y( ]! C

“那么，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吗?”

5 H( M4 g3 u) j

“是的。”

# i. o% u/ n\* `9 b. p5 T' d  {

她的手指描画着我的肚子，微笑着说:“我还有疑问，如果你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也许你会告诉我另一个。”

“你想知道什么?”我问道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& ^2 z3 S( n) d. y& ?

“阁楼上那个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?”她问。

! t- S: P! U9 ~% x- f" r

我很惊讶她会问这个问题，她以前上去过阁楼，肯定注意到门上有两把锁。

伊莎贝拉的问题本不应该使我吃惊，但我不想回答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又补充说:“阁楼上的两扇窗户上总是拉着百叶窗和窗帘，里面从来没有光线，也没有新鲜空气……”

  e7 Z+ l' j6 u4 o" ?) v

我做了个鬼脸，然后回答说:“这是个秘密。”

\* B$ y6 p, K) y8 l6 i

她看着我脸上露出的笑容，回答说:“嗯，你告诉过我你为什么喜欢我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还有比这更尴尬的吗?”

" w! c( Z$ c3 t( a+ B. ]

我看到她脸上羞涩的微笑，我回答道:“喜欢你不是什么尴尬的事情。”

: [5 \+ {! \\* ?- J8 Q0 U' B

她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转了转眼睛，说:“我敢打赌你的朋友们不会同意。”

& F1 f- n. W9 D( ]: \) ]6 f

我无法反驳这种说法，所以我回答说:“那是私人的物品。”

8 \9 p  e5 n5 D: P% e

伊莎贝拉点点头，问道:“有人知道吗?”

“没有，那不是隐私了，”我反驳道，然后笑了笑，我的回答的简洁。

“所以我是第一个?”她笑着问。

- Y2 |\* R3 [0 W6 L

“你会的，但是……”

\* S6 f1 f2 j5 q/ i

“哦，别这样。让我看看，弗兰克。”

伊莎贝拉居然叫我弗兰克，我有点惊讶。她以前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，我想了想，鉴于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正同睡在一张床，保持主仆的礼节是很荒谬的。

- m8 ~9 S, }. W7 n0 t

我摇了摇头，对阁楼里的东西感到非常尴尬，我回答说:“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”

! Z/ t1 F# I% Q

“别这样，只告诉我。我会保守秘密，就算我告诉别人，谁会听呢？你是弗兰克·费恩利，我只是你的女仆。你认为有人会相信我吗?”

听到她的回答，我笑了笑，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。我想我很想迫切地和别人分享我藏了这么久的秘密，以至于我愿意相信她。

6 B$ c+ m+ d' \; `2 w( D$ i8 k

一想到我的秘密就要暴露给别人看，我就越来越兴奋，我忍不住告诉她，我会让她看看阁楼里的东西。

5 s" q% p5 e5 e$ ?9 u' r+ E7 b+ K

我拉开被子，牵着她的手。我们俩都赤身裸体，漫步走出主卧室，穿过楼上的走廊，走向通往阁楼的楼梯。伊莎贝拉在我前面快步走上阁楼的楼梯，我能看到她很想看到阁楼的门后面有什么。我在后面看着她的身躯，那紧实匀称的身体对我很有吸引力。

3 H\* ~3 {! W) v( ?) Y$ L+ ?

我一到楼梯顶上，朝门口的角落走去。然后我停下脚步把钥匙我隐秘的地方拿出来。伊伊莎贝拉对我巧妙地将钥匙藏在一块可活动的木板下感到惊讶，这块木板与其他地板无缝匹配。

$ U' C) c3 ^6 o4 `7 J; \_0 ^" Z

我拿着钥匙走到门口，准备给别人看我不惜一切代价藏起来的东西，我感到有点不安。我转动钥匙，打开了锁。 就在我打开门栓后，我停下来再次思考我在做什么。我知道把我的秘密告诉伊莎贝拉是多么愚蠢，但我越来越迫切地想和别人分享这个秘密，这让我控制不住自己。

- q9 k' {# M/ I2 J' `

我推开门，伊莎贝拉正从我的肩膀后面窥视，想把房间看得更清楚。她匆匆穿过门口，我打开灯，她停下脚步，仔细打量着这个简朴的房间。

# \9 |7 c/ z4 P9 z, `% j

伊莎贝拉的房间似乎被这简朴、朴素的房间弄糊涂。她摇了摇头，转身对我说:“太干净了。”

0 r) A- b8 p8 L' o

这不是我预料到的反应，但我点点头说:“是的。”

/ B% o) k5 q\* \! G2 p+ w6 U  o

“这里最近打扫过。”她说， 我没有回答，尽量不让她觉得这是对的。

伊莎贝拉绕了一圈，看了看简单的家具，里面只有一张床、一个床头柜和一个梳妆台，梳妆台上面有一面椭圆形的梳妆镜。床头柜和梳妆台是用复合板做的，看起来像是二手的。

伊莎贝拉用手指在梳妆台的顶部擦了一下，没有发现一点灰尘。她对自己的发现摇了摇头，不明白如果不让她进去，房间怎么会这么干净。

她困惑地看了我一眼，说:“这个房间有什么特别的吗?”

伊莎贝拉似乎看不明白这个房间的问题。我的心在她检查房间的时候一直在狂跳，当我意识到伊莎贝拉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聪明时，狂跳的心开始慢下来。

: J) ?\* u9 {1 |- t

“没什么，只是……”我正要回答，她就插嘴问道:“谁打扫的?”

7 K, u\* E7 e/ I+ ]) }

“什么?”

0 t9 h7 S, I( [( i3 \_2 u" o. F

“谁打扫这个房间?”就算不是今天，也是最近几天清理过的。这是谁干的?”

2 g  \: t1 [3 H

我脸红了，我承认是我打扫的。

伊莎贝拉摇了摇头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回答说:“如果你要求的话，我早就打扫了。”

“我不想用这件事来打扰你。”

  W& C  X: U9 O. q  g4 [6 U; x5 q( f

我的回答引起伊莎贝拉困惑，但我知道我的回答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她是我的女仆。我试着不去解释她的困惑，她还没有把所有的细节拼凑起来。

“我不明白，这个房间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需要你保密?这里就像是我的小公寓，但更干净，”伊莎贝拉回答，但她的话突然停下来。

9 D; Q2 v3 a9 [" Z( {

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她认为这是一个女仆的房间，我的心一沉。她的目光投向半开着的衣柜，可以看到里面有衣服。

9 \_' l' W: T1 y0 L& t3 q& G; l

她走向衣柜的时候，我的秘密被暴露的恐惧在我内心涌起。尽管我很有钱，但我无法回到过去，改变过去，阻止我打开那扇门。在那扇门的里面，我找到不一样的爱好。

伊莎贝拉推开紧闭的门，盯着那些被门遮住的衣服。里大多数是女仆的制服，但也有少数是朴素的连衣裙。她把一件廉价女仆的制服拿在手里看了一遍，她可能意识到这件衣服就是她经常穿的女仆制服，只是在尺寸和整洁度上有所不同，我感到很害怕。

) T" R6 \$ z7 ^, }, K

伊莎贝拉转过身去，问:“这是西尔维娜的吗?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伊莎贝拉就摇了摇头说:“不可能，它可能对她来说太大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告诉她，她的判断是对的，她死后，我的父母抛弃了她所有的衣服。

7 l4 x. I; Q$ K$ N

我的回答使伊莎贝拉的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，她才走向床，拉开被子，盯着盖在上面的廉价床单。

“这些床单有些磨损，”伊莎贝拉说。

\* y7 U& n2 L% U6 d0 D

她的话告诉我，她知道床单被人用过。我撒了个谎:“是的，它曾经套在我的一张客床上。”

1 G. L( @+ L: I% C2 b. P) o

伊莎贝拉摇着头回答说:“你从来不会让客人睡这么便宜的床单，”她把棉质床单紧握在手里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因为伊莎贝拉仍然不太确定该如何看待这个房间。她的脸上突然露出笑容，转过身对我说:“这个房间不错，比我住的小公寓好多了，我能搬进来吗?”

我盯着她，被她的要求吓了一跳。

“我不想同意，这里……”

5 s, \_1 ^$ l) H( b

“拜托，弗兰克。这比我的小公寓好多了，而且更方便我上班。我甚至不用出公交车费来这里，它真的能帮到我。”

“我想可以吧！但是……”我回答，一想到我的女仆房间要被我的女仆抢走，我感到很沮丧。

“但是什么，这房间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?你用不上它。”

她的话使我脸红，我感到一种羞耻感。伊莎贝拉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我看到她的目光投向衣柜里的衣服，我相信她已经发现这些衣服很适合我。

: Q0 }; c1 g' ~& {

她慢悠悠地向我走来，拉着我的手，似乎感觉到我的不安。她掀开床上的床单和被子，示意我进去。

8 \_1 g( M+ u, j0 b' p

我已经在这个被窝里度过了许多个孤独的夜晚，我和她先后钻到被窝里。很快，她的嘴唇紧贴着我的嘴唇，她在床上的表现比早些时候主动得多。

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，女仆的房间因为阳光洒在屋顶上而变得温暖起来。大多数早晨我都是一个人在这一张床上醒来，但是伊莎贝拉的出现让这一天的清晨不一样。

我盯着伊莎贝拉的脸看，她素颜的脸显得暗淡无光，而她被晒黑的肤色暗沉完全没有光泽。

我掀开被子爬下床时，我还是觉得她很有魅力，那张廉价的弹簧床在伊莎贝拉的身下晃了晃，把她弄醒了。

# m9 q! r3 w1 ]9 Z& ^" J

她揉了揉眼睛看着我。我为吵醒她向她道歉，并让她去睡觉。

  ?2 ]\* Y\* [) }! G$ G\* j

“现在几点了?”伊莎贝拉问道。

& |) I\* ^. t! p0 ?, ^# o

“八点刚过，”我看着床边床头柜上的闹钟回答。

“狗屎!”伊莎贝拉喊道。

  u) n" j. k# l5 t3 w

“什么?”

“我一小时前就该开始上班了。”

" b' c6 H7 G4 F

“你为我工作，放轻松，这是特别情况，”我笑着回答。

  k  x, P6 b# v! \_/ B

“我得赶紧起床打扫，这房子太大了。不是一个女仆就能打扫干净。”

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意有所指，我发现自己的欲望被激发，我开始幻想在她身边打扫卫生。考虑到我们都赤身裸体，兴奋的鸡巴并不容易掩饰。

/ }7 Q. z" e: ^8 G' o' s

我试着不让她看见，转身对她说:“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再睡一会儿。”

“我也想，弗兰克，可是这地方不会自己打扫干净的。我得开始工作了，”她回答，然后不好意思地说，“除非你愿意帮我一把?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才回答:“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。”

我的回答让她露出微笑。伊莎贝拉躺下，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说:“好吧，先穿上裙子。”

, Q5 W6 s$ t; l

我尴尬地瞪了伊莎贝拉一眼作为回应。伊莎贝拉用胳膊肘撑起身子，注视着我。她一边想一边笑了起来。我知道她已经发现真相，她昨晚就若有若无地暗示过我的。她一定意识到，这里是弗兰克·费恩利的女仆房间。

她停止笑声，坐了起来，用被子盖住胸口，我转过身来，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。她拍了拍床说:“这些床单用过的。”

“那是旧床单，”我半真半假地回答。

& W( Y: ~\* Z3 [

伊莎贝拉下床前点了点头，然后向我走来，我看着她抖动的乳房，露出微笑。她从我身边走过，我转过身，饶有兴奋地看着她，紧绷的臀部看起来很迷人。

“你应该穿哪件衣服?”她在衣柜门前停了下来，她问。我的脸变红，她递给我一件黑色棉质连衣裙，袖子上有白色的滚边，领子也是白色的。

  f# `2 W; U: x

我一句话也没说就从她手里接过这条裙子，但我没穿，我只是站着不动，害怕伊莎贝拉会让我做些什么。

伊莎贝拉大笑着朝梳妆台走去，我想起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时，我感到恐慌。

! `  S! N6 L& U1 s0 i

她拉开第一个抽屉，我闭上眼睛。她看到我这些年放在里面的女性内衣。这些女性内衣都不贵，而且是在网上的零售商那里购买的。

伊莎贝拉打开了下一个抽屉，拿出我的假证件。她把它举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好奇的表情。

“停下来，”我说。

0 S- P; z! s6 R- \_$ j, H

我的话让伊莎贝拉措手不及，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。她摇了摇头，说:“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这些呢?”

# @( @6 j4 E" G" |) e1 X

我摇了摇头，深感尴尬，因为伊莎贝拉发现我的秘密，如果她看到我的女性形象，她会怎么想。

“别这样，我想看看你穿女装的样子，你知道女人无法抗拒穿制服的男人。”

. K; ]' }3 h8 y. i0 f7 a( X

“不是这种类型的制服，”我回答道，同时我的目光投向了我手中的黑色连衣裙。

伊莎贝拉摇了摇头，回答说:“我就知道你不是认真的。”

\* i\* h1 x) f& t# k1 n5 m

她开始走出房间，我问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
' @9 l( }2 W8 t

“你不能对我说实话。见鬼，你甚至不能对自己诚实，”她回答。

我脸红了，然后问:“你要去哪里?”

“我要回家了。”

, h1 H2 Y% S# X3 J\* K8 @

“那你的工作呢?”

“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没有我，你也能打扫干净。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果，你似乎更喜欢一个人呆着。”

9 t4 f" t2 A4 C2 [: K: V+ q; h

我被她的话惊呆，除了西尔维娜，没有那个女人对我这么直接说话。特别是那些想嫁给我的女人，她们极力讨好我，努力在我的表现出很听话的样子。

9 H\* o7 w0 }# l/ y9 K. O

然而，伊莎贝拉却不一样。她似乎平等地对待我。这似乎很奇怪，也令我很兴奋。

; ]% M6 K4 p5 s! I

我觉得和她产生某种联系，她不像和我在一起的其他女人。我回答说:“请不要离开我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会为你穿上它。”

伊莎贝拉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扭头看着我，问道:“这么说它们都是你的东西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脸涨得通红，不得不承认:“它们是我的。”

\* {+ f% z) b6 H

伊莎贝拉点了点头，她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向她承认事实。我告诉了她事实，并为我的犹豫道歉。

# V2 R# e% [6 x  Q3 T, U- T

我道歉时，伊莎贝拉咧嘴一笑。我意识到，可能没有哪个雇主为任何事情向女仆道歉。

# A& ?! |' w3 O( D0 \_- x, L$ v! P

伊莎贝拉感谢我的坦白，然后吻我的嘴唇。我们拥抱在一起，那一刻我放松了下来。

4 @: x( f5 t' F8 @8 C

我还没来得及为她穿上裙子，伊莎贝拉就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楼下的主卧室。我们进去主卧室，她从地板上捡起她的女仆制服，她本想穿上女仆制服，但她的双手甩到一边，诅咒着她的衣服在前一天的劳动中弄脏了。

她转身对我说:“我本不打算在这里过夜。”

“我知道你没有这样的计划，”我回答。

伊莎贝拉接着说:“我的女仆制服太脏，不能穿。你为什么不去把它洗干净，然后自己开始干活呢?”

我耸了耸肩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我环顾四周，看到地板上有一条我的四角裤。我把它穿上，然后从地板上拿起灰色的细条纹女仆裙，再伸手拿起她的连裤袜和胸罩。

" N8 m1 J: F. u2 p7 s0 b# s& r

我在主卧室的地板上捡起她的衣服时，伊莎贝拉脸上的假笑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相信她在这一奇特的画面中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毕竟雇主满足女仆欲望的情况并不多见。

" W. N9 x6 C2 C

我没有说话，拎着衣服下了楼，先来到一楼，然后走下台阶，来到我很少进去的地下室。我走向洗衣机，试图弄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。

幸运的是，盖子下面有一张图表，告诉我应该往洗衣机里放多少洗涤剂。当我把洗涤剂放进杯子时，我听到伊莎贝拉走下楼的脚步声。

我转过身来，看见她穿着我前一天穿过的那件衬衫。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太大，很滑稽。

伊莎贝拉看了看我手里的洗涤剂，发现她的衣服还没有放进洗衣机。她轻轻地责备我，说衣服应该先放进去，再放洗涤剂。

我微笑着感谢她的指导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把裙子放进去，加了洗涤剂，然后伸手拿起她的内衣。

我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放进洗衣机，伊莎贝拉就责备我要做的事。我一开始不明白她在抱怨什么，但她明确地说，她的内衣应该要手洗。

我耸了耸肩，为自己的无知道歉。这只让伊莎贝拉笑了笑，然后她说我被原谅了。

我盖上洗衣机的盖子，按照伊莎贝拉的指示打开洗衣机，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她的内衣。伊莎贝拉站在我旁边，告诉我怎样洗她的内衣，我安静地听着。

这一奇怪的时刻让我很兴奋，我听从女仆的命令，开始清洗她前一天打扫我家时弄脏的连裤袜、胸罩和内裤。我把连裤袜放在温水里搓揉，指端感受着女性内衣特别的触感，这让我兴奋不已，我很快就把脏水从水槽里排走，脏水散发着汗水的臭味。

\* D% `" ^4 o! K7 V% Y

她似乎没有看到四角内裤的凸起，但伊莎贝拉似乎很高兴看着我在她身前忙碌着。我洗完她的衣服，然后按照她的指示把胸罩和连裤袜挂起来晾干。

- H4 z. r+ x/ |) d, S4 y

伊莎贝拉让我跟她走，她脸上的笑容似乎很诱人，所以我急忙跟在她后面，她叫我先上阁楼，我开始往上爬。我们到达楼梯的顶端，伊莎贝拉说:“我之前没注意到你的体毛都剃光了。”

' ~( s; M9 D! g3 I6 D

我知道她在说谎，她在前一天晚上注意到，但考虑到我们第一次做爱后发生的事情，她变得更大胆。

她又问:“你为什么要刮体毛，这有点奇怪。”

, s% s  F1 u, e; m\* n+ I. h( T

我转过身，撒了个谎:“这样我的皮肤就能晒成均匀的古铜色。”

% ]0 r  U% g. y\* M. \2 k# t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撒谎。鉴于她已经知道我的秘密，这个谎言既可笑又可悲。但这样说只是让我稍稍心安，至少部分是正确的。我只能这么说，这本应该是我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的秘密，我只好继续自欺欺人。

伊莎贝拉用怀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，这清楚地表明我在愚弄她。她不可能相信我刚才说的话，我也知道。我再次向她道歉，伊莎贝拉点了点头作为回应。主人向女仆道歉的情节，正在失去它的新鲜感。

伊莎贝拉的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她说:“好吧，现在秘密的一切都被公开了，我想看看我的女仆穿制服的样子。”

# d" v  j" Z- S( j; B

我对她的要求有点吃惊。我想，考虑到她已经看到的东西，这不足为奇。

: |) D- M6 \( D0 t\* L5 g! B

我支支吾吾地踌躇着，但想到要在唯一知道我秘密的人面前穿上女装，这个冲动突然控制了我。我说我愿意，伊莎贝拉抓住我的手，拉着我走进阁楼上女仆的房间。我急忙跟在她后面，她匀称的臀部，可以从男衬衫的下摆可以清楚看到。

3 E8 l6 V( F% v3 A0 f, r1 J

在衣柜里面，她拿出一件袖口带白色滚边和白色领扣的粉色连衣裙，没有理会之前为我挑选的黑色连衣裙。

& ?7 e9 }) O) f6 M6 P

“我没有这样的女仆裙子，”伊莎贝拉笑着说。

8 e9 ]3 M4 @9 v, m$ T1 b, B

我点了点头，我给她买了灰色、蓝色和黑色的女仆裙子，因为我认为粉红色的裙子没有那么实用。

她把裙子递给我后，打开我梳妆台的抽屉，拿出我的假胸、一件纯白的纯棉胸罩和一条黑色的连裤袜。她微笑着把内衣放在梳妆台上，说:“换衣服。”

伊莎贝拉的声音里有一种略带权威的语气，这让我很兴奋。我没有犹豫就褪下四角裤，把黑色的连裤袜卷好，迅速把它们套到腿上。

! C/ J. m( d1 Y' f% F4 Y

匆忙中我把连裤袜弄破了，我知道不能这么快就穿上，但伊莎贝拉的命令让我很兴奋，影响了我的判断。

我想把它们脱下来，换上另一条，但伊莎贝拉阻止我，说:“不，继续穿，没理由又毁掉一双，你今天不用上班。你只是要打扫卫生，不会有人注意到你的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想起了我曾经注意到伊莎贝拉在家里工作时穿着抽丝的连裤袜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因为我知道她一般没有多少钱。

( l7 u7 H8 q" \_) z

现在我成了穿着破连裤袜的那个人，这是我们俩都做过的事情。接下来，我穿上胸罩，然后把假胸塞进罩杯，并用粘合剂进一步固定。

- w0 f0 P' }8 Y2 B' L) B3 N) [! \_3 `

伊莎贝拉微笑着看向我，她富有的主人穿着网上买来的廉价内衣，而且它们和我刚为她洗的内衣没有太大区别。

6 \_/ |: Z- |9 ?% B6 g. `

看到伊莎贝拉的微笑，我脸红，然后我拿起裙子准备穿上。在我系上扣子时，伊莎贝拉拿起梳妆台下层抽屉里的一条灰色围裙。

她把它递给我，我在背上绑好。她一看到我身上的女装，弯下腰，大声地笑着，我的脸涨得通红。我转向梳妆台上方的镜子，无法否认，任何人都会觉得我很可笑。不过我现在的外观看起来有点中性，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裙子的肩上，弯弯的眉毛显得修长和纤细。

# z2 l+ j. }\* |

伊莎贝拉镇定下来说:“你化妆吗?”

我点点头，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化妆包。我点点头，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化妆包。伊莎贝拉微笑着旁观我给自己做简单的化妆，我往嘴唇涂上浅浅的唇彩，在眼睑上涂上廉价的眼影。

4 n$ @7 j% G# e) w2 i

我的脸上也抹了粉，伊莎贝拉注意到，她笑了起来，说:“如果我不认识你，我会以为你真的是一个女仆。”

听到她的话，我的脸变红，我把它当做一种恭维，伊莎贝拉意识到我很喜欢成为一个女仆。

她咧嘴一笑，摇了摇头，伸出手指抚摸着我身上那件廉价的女仆裙子。她盯着我的眼睛说:“你知道吗？姑娘，你整个衣柜的衣服还不如你主人的一套Brooks Brothers西装还要便宜。”

: v8 P8 n# G. N' Y$ n7 |6 ~  o' L

我脸红的同时点了点头，我很兴奋，因为伊莎贝拉说话的时候，弗兰克·费恩利好像不是那个穿着女仆制服站在她面前的人。

3 W" E- K- e\* Y

我听到她的话，我也笑了，此时我的双手拉扯着身上不合身的裙子。

7 q  B) V% P% ^3 v( H

伊莎贝拉得意地笑着说:“它不适合你的身材，是吗?”

  P\* ?7 ^2 [5 T) W/ c9 K

“不是这样，”但我承认，穿着这条裙子的女仆往往不会引起别人注意，这是一条注定要被人们忽视的裙子。

伊莎贝拉的手移到我身体的两侧，然后撩起我的裙子，把手伸到裙子的下面抚摸连裤袜。

“这些连裤袜很舒服，不是吗?”伊莎贝拉问道。

我脸红了，我点了点头，无法直视她的目光，因为她的手指触及到连裤袜的凸点，勃起的鸡巴正与紧身的连裤袜所抗争。

“这条高丹尼数的连裤袜很便宜，它们会让你的腿看起来比实际要粗一些。不过我觉得你的腿看起来胖了15磅是件好事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女仆因为修长的双腿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”

当她称呼我为她的女仆时，我的脸变红，高兴地呻吟了一声。前一天我还是她的主人，但现在，她称呼我为她的女仆。那一刻我仿佛置身天堂。

& U8 o6 n' E9 s6 L2 p  t

她问我是否有女仆帽。我承认有，并从她够不着的衣柜顶上拿了下来。

& l0 U9 j, b: V1 P

伊莎贝拉把女仆帽戴在我头上时，让我低下头，仿佛她要为我戴上王冠，而我就要坐上被奴役的宝座。她往后退了一步，紧握着双手，看到我的样子，高兴地尖叫了一声。

“姑娘，你看上去真漂亮，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你知道我的名字，”我回答。

9 K: \_0 Q9 V4 f1 \) D& ]

“不，我问的是你自己的名字，姑娘，”伊莎贝拉回答。

我意识到伊莎贝拉指的是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女仆，而不是她服侍过的那个男主人，我笑着说出我给自己起的女性名字，“我叫伊娃。”